

46

你要是学会用一张弥陀佛的笑脸来看这世界，便总也欢喜，心地和平，你就涅了。

你同乡干部们一起吃喝，听他们扯淡，吹牛，讲女人。“摸过毛妹不？”“别他妈扯淡，人家黄花闺女！”“说！你摸过没有？”“嗨，嗨，你怎晓得是黄花闺女？”“别瞎讲，人提拔当兵干部啦！”“怎当的？狗日的，说！”“人可是根红苗正的接班人，讲点正经的嘛！”“你他妈才老不正经呢！”“狗日的，喝多啦？”“要动手怎么的？”“喝，喝！”

这就是生活，喝到这份上才快活！你也得讲怎样搞根杉树打两口箱子呀，攒些按公家的收购价便宜的木材，你在这里落户早晚得盖栋房子呀，可盖房子是多么高远的计划，你还是先弄块菜园子，砌个猪圈，过日子的人猪能不喂？你有一搭没一搭，同众人嚼舌头，你便是一个正常人，你的存在便不再扎眼。

你望着这一桌残迹，满桌一个个大碗里的菜饭吃得差不多精光，十瓶白薯干做的火辣辣的烧酒，空了九个瓶子，最后一瓶只剩下一半。你挪开出溜到桌下靠在你腿上的醉汉，抽动板凳，站了起来，那汉子便一头歪倒在地，打起呼噜。这堂屋里，不管是在桌面上的还是出溜到地上的，横三竖五的都喝得烂醉，一个个瘾瘾的似笑非笑，唯独屋主驼子老赵还端坐在桌前上方，大口出声喝着鸡汤，不愧为村里的大队支部书记，又有酒量，还又把握得住。

五天来的民兵集训，各村来的民兵七、八十人，头一天上午，带着捆好的被包集中在公社大院里，坐在被包上听公社革委会主任训话，随后便由管民兵武装的老陶带领，到打稻场上放枪打靶，在河滩岩石下安雷管，放炸药包，实施爆破。又在放了水收割过的田里操练班、排的进攻，散兵在田野一线散开，还甩了几颗手榴弹，乒乒砰砰炸得泥土飞扬。这伙汉子着实撒了几天野，最后一宿队伍便拉到这村里，驼子老赵当了二十年党支部书记，有资历又有声望，公社拨发给军训的伙食补助加上村里各家抓来的十多只活鸡，驼子老婆也不吝啬，贴上自家的一只还下蛋的老母鸡，有肉还有鱼，加上咸菜豆腐，把这伙好汉着实犒劳一番。

驼子堂屋里的这一桌都是各村民兵的头，遗下的在谷仓由大队会计一家子伺候。能上老赵家这席的自然都有点脸面，你是由陆书记指定，你表学校参加民兵军训。

“老师是京城里毛主席身边下来的，肯到这地方来吃苦，又是我们陆书记的人，就别推脱啦，入席入席，上座！”驼子老赵说。

妇人家照例不能上酒桌，驼子老婆在灶屋里烧锅掌勺，刚提拔的民兵连长年方十八的小女子毛妹则端菜上饭，跑进跑出。一桌八人从天黑吃到半夜。一瓶酒刚好倒满一大汤碗，酒是一人一勺轮圈传，机会均等，不多也不少。几循过后，一个接一个的酒瓶倒空了，你说没大家伙这好酒量，一再推脱总算免了。

“你这京城里来的体面人，肯赏光跟我们泥腿子乡巴佬一个碗里喝酒就够难为的了，给老师上饭！”老赵说，毛妹便从背后在你碗里扣上足足一大碗米饭。

众人脸也红了，话也多了，又笑又闹，从革命的豪言壮语又转到女人身上，话也就浑了，毛妹便躲进厨房，不再出场。

“毛妹呢？毛妹呢？”

汉子们脸红脖子粗，嘻嘻哈哈直叫。老嫂子便出来圆场：“叫毛妹做什么？别壮着酒兴动手动脚的，人家可是黄花闺女！”

“黄花闺女就不想汉子？”

“嗨，这肉也吃不到你嘴里！”

众人便夸老嫂子好，老嫂子长，老嫂子短：“又会持家又会待人，老赵可是个有福的人！”

本村的汉子便说：“谁没有沾过老嫂子的恩惠？”

“去你的这张臭嘴！”老嫂子也逗得高兴起来，把腰围子一扯，两手一叉，“一个个饿鬼，灌你们的茗水去！”

浑话说起来没完没了，酒气直喷。你听他们七嘴八舌，也就知道这些汉子没一个孬种，要不哪能当上村干部。

“要不是托毛主席的福，贫下中农能有今天？城里的女学生哪能来这乡里落户！”

“别打那门子歪心事啦！”

“就你他妈正经，沾没沾过？说呀，说呀！”

“人家老师在这里，也不嫌难听？”

“人家老师才不见外，看得起我们泥腿子，不是跟我们一起打地铺？”

你倒也是，同他们一起睡在铺上稻草的谷仓里，每天野外训练完毕便看他们比力气、摔跤、打滚，输了的得给人扒裤子。尤其是有村里的女人观战，也都跟着起哄，还有上去抽皮带的，男男女女纠成一团，毛妹这时赶紧跳开，躲到一边捂嘴直笑。都快快活活，直到吹哨子熄灯。

你从堂屋里出来，凉风徐徐，没有令人作呕的酒气了，飘来稻草的阵阵清香。月色下，对面起伏的山影村落变得迷朦，你在屋边的石磨盘上坐下，点起一支烟。你庆幸取得了他们的信任，夜里你窗外再也没有可疑的响动，再也没发现月光投到窗上的人影，你不再受到监视，似乎已经在这里扎下根，从此混同在这些汉子们之中。他们祖祖辈辈就这么活过来的，在泥土与女人身上打滚，累了喝醉了便呼呼睡去，没有噩梦。你闻到泥土的潮气，坦然舒心，有点倦意。

“老师，还没去睡？”

你回头见毛妹从厨房后门出来，在柴堆前站定，迷朦的月光下显出女性十足的韵味。

“几好的月光……”你含含糊糊答道。

“老师真有闲心，看月亮呢？”

她朝你抿嘴一笑，甘甜的嗓音，语调轻扬，一个水灵灵的妹子，尖挺挺的胸脯，结结实实的，想必也已被汉子们摸过了。但她清新健壮，没有忧伤，没有恐惧，这就是她出生的土地。她可以接纳你，仿佛就这么说的，就看你要不要？她在等你回应，暗中亮泽泽的眼神盯住你，毫不羞涩和畏缩，重唤起你对女人的渴望。她敢于这夜半面对你，就倚在柴堆边，可你

却不敢同她调笑，不敢过去，不像这群汉子，这帮子土匪，不敢轻薄，没那股勇气。